

中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

远游求教

这年夏天，南阳郡上空没有一丝云，地面没有一丝风，太阳像个大火球一般，烤得河水发烫，草木发焦，连蝉子也躲在树叶下嘶声地叫着。

郡府的大小官儿们热得无法办公，郡守干脆让部属们各自回家。身为书办（秘书）的宁远离开郡府后，径直向仲景家走去。他与仲景是年纪相当的朋友，见此刻没有病人打扰，便拉仲景到门外树荫下，一边下棋，一边品茶闲聊。

谈兴正浓时，张仲景突然噤声不语，他右手举着一颗棋子，两眼久久地凝视着宁远那微笑着的脸。宁远惊诧万分，连忙寻问原因。

张仲景抓过宁远的左手腕，仔细诊了脉息，半晌才一字一顿地说：“你患了消渴症，现在是初发，不易觉察；3个月后，将头痛难眠，尿频尿多，这叫上消；6个月后，饥渴难忍，小便浓稠，这称中消；一年以后，背发疽疮而死，这叫下消，现在幸亏发现得早，还可以治疗。”

仲景抛下棋子，当场为宁远开了一个药方，谆谆告诫朋

友：要及时服药，连续治疗。

宁远笑了笑，不经意地接过药方。告辞后，走在路上，宁远竟自顾自地大笑起来，心想：“行医之人，常爱故弄玄虚，没想到仲景也会这一套。我哪有什么消渴之症！我偏不吃他开的药，等将来无痛无病时去见他，看他又怎么说？”说罢，便将药单扯碎扔掉了。

3个月后，宁远在外当差，果然头痛失眠，尿频尿多，他以为是感染风寒引起的，并不在意，回家后仍不去看病吃药。又过了两三个月，病势猛地加重了，竟已到了饥渴难忍、小便浓稠的地步，他这才慌了手脚，赶忙冒着漫天风雪，去找仲景治疗。仲景见状，不禁长叹一声，痛苦地说：“你的病已到了中消，毒已入内，气血亏损将尽，非人力所能挽回啊。朋友，你真不该讳疾忌医啊！”说着，仲景的眼睛湿润了。

宁远悔恨万分，凄凄惶惶地回到家里。一连几天，他痛苦难忍，绝望中，把心一横：反正6个月后难免一死，倒不如出门去游览名山胜水，快活

半年。于是，他辞去书办职务，变卖了产业，独自出门远游去了。

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仲景家的院门突然被推开了，跨进门来的，竟然是步履轻健，气色极好的宁远。仲景惊喜万分，快步走到宁远面前，双手紧紧抓住宁远的两只手臂，大声喊道：“宁远，你一定是遇到异人神医了！”

宁远眉飞色舞地向仲景讲述了他的奇遇。

在远游中，他听说茅山有位汉顺帝时的道士，已经近八旬，医术神奇，但却不肯轻易给人看病。他赶到茅山后，向老道士千求万请，长跪不起。“老道士见他远道而来，病情确实危急，才答应给他医治，后来真的就治好了。

张仲景听了宁远的叙述，感叹地说：“真是天外有天，学先止境啊！道士中有画符骗人的，但也有这样的高人。我决心到茅山去一趟，向这道士求教。”

（摘自《中外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张仲景》，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有删节）

新街上的刘高子

在人生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人和事，如熠熠星辰，照亮我们的记忆，成为心中那片温暖而美好的风景。在320国道旁的姜畲镇，有一条新街，它不长，仅一二百米，宽不过十来米。平日里，车辆往来顺畅，可一到赶集日，四邻八乡的人们便将这新街挤得水泄不通，热闹非凡。

我曾在这个小镇工作且居住了五六年，如今，新街那栋小楼里还留存着我的一些锅碗，它们仿佛也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每次经过新街，熟悉的声音便会传来：“刘校长来哒，到我家坐坐，喝口茶，抽支烟啰。”张家娉娉、李家大爷、长大哥等热情的招呼声，让人心生温暖。而在这小街上，刘高子医生给我和这里的人们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刘高子是位医生，确切地说是乡村医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被称为赤脚医生。我与他相识，并非因他爱人是镇上的小学老师，也非他的小诊所离我单位近，而是源于他的医德仁心。

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北风呼啸，吹得窗户沙沙作响。妻子的老毛病发作，畏寒怕冷，几床被子都无法温暖她，吃了药也不见效。时针在妻子痛苦的呼喊中滑过深夜十二点，无奈之下，我只得去敲刘高子诊所的门。

“谁？什么病？”小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刺骨的寒风刮在脸上，生疼。我敲了许久，才将睡梦中的刘医生唤醒。他顾不上扣好扣子，打开房门急切地问。看到我，他一把将我拉进房里，说：“还是校长，快请进，莫冷坏了身子。”随后，他简单询问病情，迅速从药柜取药，背起药箱便随我出门。

“这是某某病，快快将这些药用温开水吞服。”服药后，妻子脸色好了许多。刘医生又观察了一个多小时，看到妻子病情好转，叮嘱道：“明天还是要到大医院去看看。”然后才放心回家。

从此，刘医生的诊所成了我们夫妻休闲散步必去之地，他也成了我家随叫随到的保健医生。“刘校长，到我家吃粉蒸肉啰。”“胡老师，朋友送给我几斤鳊鱼，快来吃啰。”刘医生家有好吃的，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与我们分享。他家的饭菜香，随着他那大嗓门在小街上弥漫。我住在四楼，刘高子站在小街上，对着四楼大声喊我们去吃饭，他的声音整个小街都能听见，那羡慕的目光如雨点般纷纷落在他身上。而他总是直言：“没有你们的份，我是请我尊敬的刘校长、胡老师吃的，你们去流口水吧。”他的坦率，让人忍俊不禁。

自从有了姜畲新街，便有了刘高子。他高高的个子、方方正正的脸庞、宽宽的额头，说话总是高喉咙大嗓门，无论在街头还是街尾都能听见。有了他，就有了一个门面的小诊所。街上人们头痛发烧、小病小痛，随时会去敲他诊所的门。他常说：“我呀，没有什么上下班，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时时营业。”百多米长的小街上，诊所几家，但唯独刘高子的诊所格外热闹。他刚去隔壁看人家打麻将，后脚就有人追着他拿药看病。

有一次我去刘医生家吃鳊鱼，刚进诊所，一个青年满哥急急忙忙跑来，一脸痛苦。“我看看，”刘医生放下手中活计，“这是某某虫咬了一口，用这种药捣碎搽在上面就可以了。”他从药柜上取下小盒子，剪下几粒递给小青年。小青年要拿一盒，刘高子却说：“根本用不着一盒，浪费了，保证不要你跑第二次。”他就是这样，总是为患者着想。

人们为何不叫他刘医生，而叫刘高子呢？初相识时，我以为只是因其个子高。后来才明白，他不仅个子高，更有着农民的纯朴、男人的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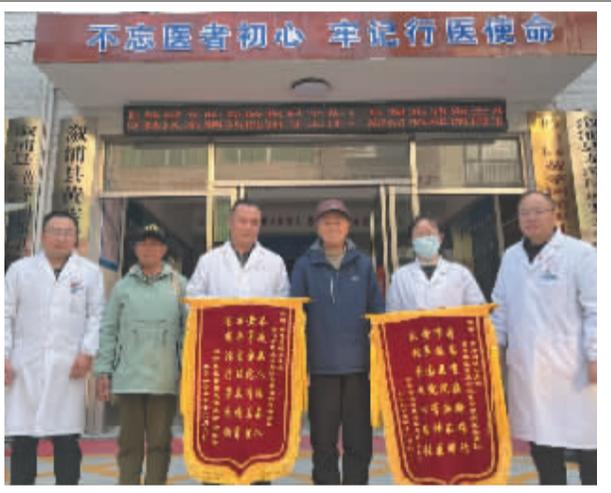
刘志宇（湖南湘潭）

锦旗背后的故事

2025年12月11日，怀化市中方县花桥镇退休老人杨田贤将一面写有两面黄色锦旗赠与溆浦县黄茅园镇卫生院门诊部医生贺小英、住院部医生贺飞龙。

近年来，中方县退休老人杨田贤因缺血性心脏病多年胸痛加重、肩周炎引发右手麻木多年、糖尿病肾病III期。镇卫生院贺小英、贺飞龙两位医生接诊后，为其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通过一周悉心诊疗，杨老胸痛明显减轻，右手麻木显著好转，现能正常生活并从事相应体力劳动。

通讯员 舒晓东 唐英 摄影报道



接住叹息

风从窗棂吹来，掀开深秋的霜白。那一日，我把老伴交出去——

她的左腕折断，右臂脱臼，疼痛在她眉间结成两颗钉子。我交出去的不仅是伤痛，还有懦弱。

康复大厅内，各种器械错落有致地排列。康复治疗师把老伴扶上软榻，双手在石膏与皮肤之间翻舞。我举起手机摄录：他把老伴的左手当船桨缓缓划行；用闲聊拨开老伴酸胀的漩涡；汗水在他睫毛上悬成水晶，迟迟不肯坠落。那一刻我明白：所谓康复，是先让心长出新的肌体，再让骨头走回自己的故乡。

转角的理疗室，蓝光微漾，像被稀释的海。美女康复

治疗师推着仪器，在病床与轮椅之间摆渡。用冲击波治疗仪时，探头在患处反复揉动按压，嘀哒嘀哒的敲击声，如同与患者同频共振的心跳。她俯身，发梢扫过患者的手背——那是温柔的电，让萎缩的肌肉悄悄起火。口罩遮住表情，却遮不住她眼角的光，宛若明灯闪亮。

治疗室里的场景日复一日，总能看见温暖的瞬间。有老人因动作不协调而急躁落泪，治疗师会递上纸巾，轻声安慰，再重新调整训练方案；有患者急于求成，动作变形，治疗师会耐心纠正，一遍遍示范，直到患者掌握要领。治疗师们的双手，既要承受力道，又要精准控制分寸，久而久之，掌心磨出了薄茧，却依旧

温柔有力。我常常看到灯光把两条影子拉得老长：一条佝偻，一条微跛，却在地面紧紧握手。康复治疗师把器械擦亮，把术语炼成汤药，把“被需要，能助人”写进自己的心中。他们年轻，却早已学会俯身，替世界接住一声叹息。

终于，石膏夹板撤离，老伴的手腕第一次露出新生的模样。康复治疗师抿嘴笑，仿佛要把喜悦藏进口袋，他说：“骨头会唱歌，只是要先学会听它呼吸。”

是啊，听懂骨头的呼吸，把伤口写成路，把日子一寸寸走成回声。在回声尽头，一定有人像康复治疗师今日这样，俯身，替你接住一声叹息。

邹昆山（湖南长沙）